

中国近现代

教育家文庫



教育文存

商金林
編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

夏丏尊教育文存

XIA MIANZUN JIAOYU WENCUN

商金林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丏尊教育文存 / 商金林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9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

ISBN 978-7-107-26677-5

I. ①夏… II. ①商… III. ①夏丏尊(1886—1946)—
教育思想—文集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9721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pep.com.cn>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21.25 插页：4

字数：525 千字 印数：0 001~2 000 册

定价：49.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电话：010—58759215 电子邮箱：yzzlfk@pep.com.cn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

出版前言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是我社已出版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的继续和补充。《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已收入的，本文库不再收入。

编辑出版本文库的目的是：系统、完整地搜集、整理、保存我国近现代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文献，以便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各个阶段的主要教育思想、不同流派的教育观点；继承教育遗产，弘扬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优秀传统，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教育科学，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充实全国师范院校教育学科师生的教育读物，提高师范院校师生的教育理论水平；使读者了解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波澜壮阔的丰富多彩的教育理论、实践，特别是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操；给国外教育学术界提供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系统的研究文献。

本文库注重选辑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论著，以反映当时的教育学术水平、教育思潮的趋势以及教育流派的论争。选辑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评论、教育改革建议、教育实验计划、总结、教育调查报告、教育专著节录等。除尽量收集已公开发表的教育论著外，也鼓励访

求未公开发表的遗文和手稿。有的教育家虽已出版过有关选集，但为了体现新的特色和代表性，也重新加以选辑纳入本文库。其中有些观点难免存在局限性，但我们相信读者会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和辨别。

本文库按教育家立卷。各卷由编者或特约专家撰写一篇前言，简要评述该教育家的教育事迹、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和影响；各卷卷首载有该卷著者的照片和手迹等；卷末附录该卷著者教育论文、译文、专著、译著等的年表或索引。

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本文库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主编和编者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限于水平，本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或有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2000年8月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

编辑凡例

一、文章一般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序；凡作者已注明写作时间的，则以写作时间为序。

二、各篇一般用原标题。个别标题由各卷编者或出版社编辑略加改动或根据文章另拟；原无标题的，由编者或编辑酌加，均加注说明。有些篇目需加题解的，以*号标明，置于页脚。

三、本文库采用横排；但原文竖排时涉及版式的方位词如上、下、左、右等一仍其旧，请读者注意。

四、除特殊需要外，繁体字均改为简体字，异体字一般改为通用字，采用现行标点符号。

五、翻译名称，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等，保持原貌，必要时加注说明。

六、作者原注用〔1〕〔2〕表示，置于篇末；编者或编辑所加注用①②表示，置于页脚，予以说明。

七、篇末注明该文出处。

本卷前言

夏丏尊（1886—1946），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名铸，字勉旃，后改字丏尊。浙江上虞松厦人。祖上曾多代经商，家产比较殷实。父亲夏寿恒是个秀才，共有六个儿女，前五个都是儿子，夏丏尊排行第三。家中请塾师教五兄弟读书，以老三夏丏尊长进最快，因而被家中另眼相看，进行重点培养，希望他能中举人，点翰林，光耀门第。1901年夏丏尊十五岁时考中秀才，1902年考举人未中，进上海中西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1903年入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堂前身），由于那时家境已开始中落，读了半年后辍学回家，替父亲坐馆。1905年，他向亲友借贷赴日留学。到日本后，先是进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文，后来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了不到一年，因“领不到官费”，不得不中途辍学，于1907年归国。

一、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1908年，夏丏尊应聘为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通译助教，为日籍教员中桐确太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当翻译，后来兼任舍监和国文教员。1909年，鲁迅来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赠以《域外小说集》，夏丏尊自称是“受他启蒙的一个人”，并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派的“木瓜之役”。

“木瓜”，指的是当时的浙江一师校长夏震武，夏顽固不化，为人木僵。1909年冬，学堂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咨

议局副议长，浙江省巡抚增韫派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继任两级师范学堂学监。夏震武到任前一日，写信要教务长许寿裳陪同谒圣。许断然拒绝，说开学时已拜过孔子，恕不奉陪。夏又传下手令：要许寿裳率领全体教员在礼堂相见；全体教职员必须穿戴清朝礼服，行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礼。12月22日，夏震武穿着清朝的官服，带着教育总会员十六人来校接办，他在对学生的训词中大谈“廉耻教育”，反对变革，辱骂革命党，否定新教育，全校大哗。鲁迅和教员们在会议厅聚集，责问夏通知师生谒见并随带多人来校“调查、整顿”的理由。夏怒斥教员无礼，斥许寿裳“非圣无法”“蔑礼”“侵权”，“必不容一日立于学校”，胁迫他辞职。许寿裳当即提出辞呈，鲁迅等教员也相继辞聘，同时上书浙抚和提学使，请求辩诬昭雪。这场持续了半个多月的反对夏震武的斗争，因了师生团结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获得胜利。夏震武被撤销监督一职，由新任提学使袁嘉谷权代，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孙智敏兼任代理监督。鲁迅等戏称夏震武为“夏木瓜”，把这场斗争称为“木瓜之役”。

1912年秋，李叔同来两级师范学堂教图画和音乐，他与夏丏尊很投缘，两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互赠印章，情逾手足。丰子恺在《悼丏师》^①一文中说：

犹忆三十多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地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地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于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要。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

^① 《中学生》第176期，1946年6月。

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除了音乐以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心悦诚服。

夏丏尊人好，又博学多能，因而才会与作为我国近现代艺术先驱的李叔同走到一起。1916年，夏丏尊在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能使人改去恶习，生出伟大的神力量，并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事项。夏丏尊很感兴趣，就向李叔同介绍，李借了杂志去看，两人互相切磋，彼此都产生了找机会来试试的念头。李叔同后来到虎跑断食，并开始茹素、念佛、看佛经、供佛像。眼看好友将因信仰而离别，夏丏尊内心苦闷也愈加剧，对李叔同说了几句过激话：“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没料就是这番话，促成了李叔同的出家。李叔同剃度后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还书写了“珍重”两字条幅赠别，又作《书珍重赠别夏丏尊并记》云：“居杭九年，与夏子丏尊交最竺，今将如新城掩关，来日茫茫，未知何时再面？书是以贻，感慨系之矣。”

夏丏尊对李叔同出家后的僧侶生活，终身予以护持。但夏丏尊本人是“入世”很深的人，青年时代极想有为。他在《光复杂忆》中谈及光复初年的心情时说：“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但他不愿意涉足政坛。当时有实行普选的说法，他不愿当选，便把名字改为“丏尊”，其读音与“勉旃”相近，但容易写错，如果选票上将“丏”字误写为“丐”，就是废票。虽说不愿涉足政坛，但夏丏尊对教育事业抱有憧憬，且看他与李叔同分别作词作曲的《浙江第一师范学

校校歌》：

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

“教育是‘人’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功一个人。”——正是出自培养“新民”的定位，夏丏尊把当教师看作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他的身份是“通译助教”，但看到舍监在校中地位低下，被人轻视，就自告奋勇兼当舍监；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兼教国文。一人身兼三职，不辞劳苦，且事事认真，追求完美。他在《紧张气氛的回忆》^①一文中说：

我在那时颇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了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自己俨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学生之间却与我以各种各样的绰号，据我所知道的，先后有“阎罗”“鬼王”“戆大”“木瓜”几个，此外也许还有更不好听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做舍监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拼命的，结果却并未遇到什么，一连做了七八年。到后来什么都很顺手，差不多可以“无为而治”了。……

当年的浙江一师名师云集，除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外，还有

^① 《中学生》第42期，1934年2月。

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等名家。五四运动中，浙江一师和北大遥相呼应，成为浙江学运的中心。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支持新文化运动，被誉为一师的“四大金刚”，是“五四浙江四杰”。夏丏尊在《一九一九年的回顾》^①一文中说：

一九一九年是中国教育界空前的一桩事，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教育界受着，不过教育界是它的出发点，自然影响受得更大。从前的教育界的空气何等沉滞！何等黑暗！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从前的“因袭”“陈规”，都受了一种破产的处分，非另寻方法重立基础不可……现在的教育界，平心讲来，也究竟还没有完全上正当的轨道。不过从本学年起，已经有了一个“动”字。“动”得好，固然最好没有了，“动”得不好，也不该就抱悲观：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全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全无缺”接近的方法；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所最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

所谓“动”，就是向“因袭”和“陈规”挑战，破旧立新，除旧布新，而他自己就是这“动”的发难者和推动者。夏丏尊在《家族制度与都会》^②一文中说：

近年来，中国已入世界文明的旋涡；一切制度、习惯、思想、道德，从根本上都有点摇动起来。就中最成问题的就是家族制度。因为中国自国体改变以后，三纲当中已消灭了一

① 《校友会十日刊》第9号，1919年12月30日。

② 《校友会十日刊》第3号，1919年10月30日。

纲，现在的制度、风俗、道德，完全立在家族制度上面；如果家族制度再一摇动，中国的旧文明、旧道德就要全体破产。

鲁迅在《狂人日记》将“家族制度”概括为“吃人”，但“家族制度”又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1919年11月上旬，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施复亮）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提出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孝道”，被教育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因《非孝》写成后是经夏丏尊审阅过的，教育当局把《非孝》归罪于校长经亨颐和“四大金刚”，责成经亨颐立即“四大金刚”解职，将施存统开除。经亨颐拒不执行，教育当局就撤换校长。学生发起“挽经运动”，爆发了“一师风潮”，“驱齐（弹劾省长齐耀珊）灭夏（罢免教育厅长夏敬观）”。这场斗争得到杭州各校以及京沪等地学生的支持，逼使教育当局让步，鲁迅称之为又一次“木瓜之役”，还说意义之深远更胜于第一次。

这场“风潮”历时五十余天，虽说以胜利而告终，但经亨颐和“四大金刚”最终还是离开了浙江一师。夏丏尊应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到湖南第一师范教授国文。湖南一师创立于1903年，其前身是宋代建立的长沙城南书院。五四运动时期，湖南一师是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易培基接任校长后，对湖南一师进行重大教育改革，撤换原来思想保守陈腐的教员，延聘一批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新人，废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彻底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实行男女同校，创办工人夜校等，仅与夏丏尊同时应聘的就有周谷城、舒新城、田汉、孙俍工等名家。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匡互生是湖南一师的教务主任。匡互生和国文教师刘薰宇对夏丏尊敬仰已久，他们的教育理念颇为一致，从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夏丏尊在湖南一师教第十五班国文。其时，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兼任第二十二班国文教师，彼此有过接触。北伐时，毛泽东曾对朋友说：“丏尊先生不了解政治，但他的人格很

崇敬。”夏丏尊专心教学，对于国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多有创新，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长沙小诗之一》中写道：“中年陶写无丝竹，泽畔行吟有美人。搜得漫天风絮去，贮将心里作秾春。”虽说离开浙江一师时心情有些悲凉，但湖南一师自由民主的校风和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让他心中充满了喜悦。“泽畔行吟有美人”，投汨罗江的屈原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楷模（“美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漫天风絮”要贮存在心里，化作万紫千红的“秾春”。这首“小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踌躇满志的夏丏尊。

二、协助创办浙江省春晖中学

浙江“一师风潮”后，经亨颐辞去校长职务，于1919年年底回故乡上虞，与热心社会公益及桑梓教育的富商陈春澜磋商，并得到开明士绅王佐（寄庼）的协助推动，陈春澜慨然出巨资银圆二十万元，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出任校长。1920年1月，筹备建校的工作正式开始。

1921年2月，应经亨颐的邀请，夏丏尊回到上虞协助经亨颐创办春晖中学。夏丏尊只愿教书，不愿当教务主任，就将匡互生拉到春晖担任这个职位。夏丏尊虽然只肯担任教职，但夏丏尊对整个学校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仍视为己任，从各方面予以协助。他和经亨颐都曾留学日本，都很欣赏日本的建筑风格，于是就参照日本高等学校的格式来设计春晖的校园。虽说是偏僻的山村中学，但设备完善，颇具规模。有自备的小发电厂、大型的运动场、露天游泳池、配有科学仪器的实验室，有可容纳近千学生的大食堂。教学楼与学生宿舍均冠以高雅的楼名，面对群山的教学大楼取名“仰山楼”；女生宿舍在学校西侧，取名“西雨楼”；两排平房连在一起的男生宿舍取名“二字房”；四合院式的教师宿舍取名“曲园”；教师办公楼取名“一字楼”；教员聚会的会所取名“春社”。1921年12月2日，春晖中学举行开校典礼。

夏丏尊人脉丰沛，经亨颐就把校务全都委托给他，春晖中学的教师大多是由夏丏尊邀请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在浙江一师和湖南一师的同事或学生，除了匡互生，还有王任叔、刘薰宇、刘叔琴、丰子恺、朱光潜、张孟闻、张同光、杨贤江等。大家都想把春晖中学办成全国的模范中学，在诸多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如不向政府申办立案手续，实行男女同校，改革教学内容，实施民主管理。夏丏尊在《春晖的使命》^①一文中说：

怯弱倒不要紧，方向却错不得！你须知道，你有你从生带来的使命！你的能否履行你的使命，就是你的运命决定的所在。你的运命，要你自己创造！

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当现在首都及别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等学校有的为了争竞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你生也晚，正当学制改革之时。在新制之下，单纯的初级中学，办理上很是困难的。你现在第一步虽只办初级中学，但总须设法加办高级中学，酌量地方情形，加设文科、理科及农科、师范科等类的职业科。这条血路，你不是应该拼了命杀出的吗？

你已男女同学了，这是本省中等学校的第一声，也是你冒了社会的忌讳敢行的一件好事。你应如何好好地保持这纤弱的萌芽，使它发达？又，现在女子教育，事实上比男子教育待改良研究的地方更多。你在开始的时候，应如何改变方向，求于女子教育有所贡献？

① 《春晖》第20期，1923年12月2日。

你无门无墙，组织是同志集合的。你要做的事情既那样多而且杂，同志集合，实是最要紧的条件。你不该从此多方接引同志，使你的同志结合在质上更纯粹、在量上更丰富吗？于现在有少数的校董、教员以外，再组织维持员等类的事，你不应该开了“无门的门”，尽力地做吗？

你的财产原不能算多……以精神的能力，打破物质上的困难，并非一定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你更是非做到这步不可的。你该怎样地用了坚诚的信念，设法培养这精神，使你自己在这精神之下，发荣滋长？

《春晖的使命》让我们看到夏丏尊办好春晖的“使命感”是多么真纯和急切，他描绘的“春晖”的宏图太辽阔了！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同时也是留恋这里的湖光山水，夏丏尊就选择了与学校一水之隔的象山南麓一块空地，仿照日本建筑风格，自行设计，建了四间平房，取名“平屋”，寄托他的生活态度：平民、平凡、平淡、平易，把家从杭州湾井巷迁到这里，打算终老是乡。他在《白马湖之冬》^①一文中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刘薰宇——引者注）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① 《中学生》第40期，1933年12月。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告别繁华的都市杭州，来到极其荒野的白马湖畔安家。为了竖起“真正的旗帜”，探究并实验“纯正的教育”，夏丏尊批判“中庸”，反对“妥协”“调停”（《误用的并存和折中》），把学校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来办，在实践中探寻新的教育理念。1923年，夏丏尊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最先在《东方杂志》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此书风行二十余年，再版三十余次。他在译者序言中说这本书使他受到异乎寻常的感动，他流着泪读完此书，又含着泪译出此书，“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他情不自禁地把现实状况和书中描写对照，一方面反省自己“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一方面剖析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说“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接着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

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

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这个形象化的比喻，以及译者序言中介绍的“理想的世界”，吸引了无数读者，包括父母、教师和儿童，凡是读了这篇序言的人无不急于一读全书，去体会那诱人的情味。书中的小学生安利可的父亲说：“意大利全国五万所学校教师，是你们未来国民精神上的父亲，他们立在你们的背后，拿着轻微的报酬，为国民的进步发达劳动着”，所以，“应该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是父亲所敬爱的人，因为是为了学生牺牲自己一生的人，因为是开发你们精神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爱的教育》是一部现代伟大的爱的读物，是一部公民必读书。

当年，凡是到过春晖的，都会爱上这里的湖光山色，爱上这里温馨纯朴的人情味。凡是没能到过春晖的，也都想来春晖看看，看看这里的美、这里的真诚、这里的教育。春晖本来就是没有围墙的学校，热情地欢迎八方来客，还举行暑期教育讲习会，先后邀请黄炎培、陈望道、俞平伯、叶圣陶、舒新城、黎锦晖、黎维岳、赵蔼吴、郭任远、高型若等名家前来演讲。夏丏尊不仅诚邀名家前来执教，还希望他们以校为家，把家搬过来，在白马湖扎根。他在1922年秋写给丰子恺的邀请函中写道：

你已于去年底归国，目下正在上海任职。你若乐意，不妨举家迁白马湖。春晖中学乃经亨颐先生创办，学生也老实。加上白马湖环境幽静，人间烟火极少，谅亦合你口味。三思尔后，盼速回玉。这里已替你觅得建屋之地，与吾家毗邻也。春晖中学规模虽不比（浙）一师，但也颇可观。